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全解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沈以顯

經部八

論語全解　四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論語全解十卷宋陳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元祐中為太常博士秘書省正字李廌師友談記載其本末甚詳晁公武讀書志云王介甫論語注子雱口義其徒陳用之解紹聖後皆行於場屋為當時所重又

引或人言謂用之書乃鄒浩所著托之用之
攷宋史藝文志别有鄒浩論語解義十卷則
浩所著原自為一書並未託之祥道疑或人
所言為誤舊本祥道自序之首題門人章粹
校勘而每卷皆標曰重廣陳用之真本入經
論語全解未詳其義豈爾時嘗以是本為經
義通用之書故云然耶祥道長於三禮之學
所作禮書世多稱其精博故詮釋論語亦於

禮制最為明晰如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則引鄉飲酒之義以明之解師冕見章則引
禮待瞽者如老者之義以明之雖未必盡合
經意而旁引曲證頗為有見又如臧文仲居
蔡章則云冀多良馬稱驥瀘水之黑稱盧蔡
出寶龜稱蔡於關雎之亂章則云治汙謂之
汙治獘謂之獘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此
類或不免創立別解而連類引伸亦多有裨

於義訓惟其學術本宗信王氏故往往雜據
莊子之說以作証佐殊非解經之體然其間
徵引詳核可取者多固不容以一眚掩也乾
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論語全解原序

言理則謂之論言義則謂之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勿辯蓋夫論則及理耳所䖍者道議則及義耳所䖍者理聖人豈不欲廢去應問體道以自冥哉道無問無應不發一言不與萬物同患此特畸人耳非聖人之所尚然則孔子雖欲忘言豈可得哉不得已而言理以答學者之問而已夫是之謂論語然而王者之

迹熄聖人雖言理以答學者之問猶未可以已也故其言義則存乎春秋言理則存乎論語而春秋之作是是以勸善非非以懲惡善惡之判猶在權衡之上輕重或差予奪弗明其賞不足以為榮其罰不足以為辱矣不得不議若夫論語之言則答學者之問而已何事乎此嘗謂希微者道易簡者理君子以理明道以義明理言至於義去道遠矣孔子之世師道既明異端未起由辯議無間而作故聖人之答問言理而足矣平居之時弟

子在側各言其志聖人察其所安得其才性之病處仁孝之言隨分而應不必屢告而詳說之大抵君子之教人欲其思得之孔子之於弟子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有所罕言有所不語其歸則曰忠恕仁義而已一隅之舉兩端之叩近而遠約而詳思得之則會其所固有者矣弟子之列有聞一而知二者有聞一而知十者問詩而知禮問伯夷而知夫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我告之約彼得之詳以至於是歟不足之冉求不悅之季路

闡理而不得叛卒為賢者則後世之學士大夫豈宜置諸口耳之間哉論語之後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尤得其詳然而孟子之世許子之言盈天下孟子思欲拒詖說放淫辭不得已而有辨焉難疑問答不直則道不見故其為言尤詳於論語雖然聖人之言或論或辨非立異也時焉而已矣陳祥道序

論語全解卷一

宋 陳祥道 撰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學所以窮理教所以通物學而時習之則於理有所見故悅有朋自遠方來則於物有所通故樂於理有所見於物有所通宜為人知而不知宜慍而不慍然

後謂之君子悅樂智之事也不愠仁之事也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則悅者有所得於外樂者有所適於内朋友之講習易以為悅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以為樂是講習亦此意也然人之情莫不喜其所同惡其所異榮其所達醜其所窮則其喜惡榮醜在物而不在我庸能安於命哉此孔子所以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不知而不愠然後為君子易曰不見是而无悶子曰不見知而不悔孟

子曰人不知亦囂囂故孔子在陳弦歌不衰孟子去齊未嘗不豫凡以此也傳曰蘭不為莫服而不芳舟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不為莫知而愠彼子路之愠見子貢之色作豈知是哉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犯上者常始於不順作亂者常始於犯上孝弟則順矣故好犯上者鮮不好犯上則順之至故好作亂者

末之有也有子不曰不犯上而曰不好犯上者不犯上在迹不好犯上在心心之所不好則迹之所不為可知詩序以無犯非禮不及無思犯禮之深則不犯上不及不好犯上之為至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孝弟出於性而道又出於孝弟人莫不有孝弟之良心而道常不存者以其務末不務本也言本立而道生又言孝弟仁之本蓋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

記言中者天下之大本繼之以和者天下之逹道詩序言葛覃后妃之本繼之以化天下以婦道其所謂本者雖殊其本立而道生則一也孟子以事親為仁之實有子則以孝弟為仁之本者孟子執同以為異有子合異以為同故也古之立言者類多如此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禮記則言孝近王弟近霸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禮記則義近禮仁近樂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訥者無巧言木者無令色木與訥務本者也故近仁巧言令色務末者也故鮮矣仁禮稱辭欲巧詩美令儀巧令者何也子曰有其本而輔以末則庶乎其可若事其末而忘其本則不可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謀貴忠言貴信傳貴習謀交傳者施諸人忠信習者存諸己先忠信而後習與易言忠信進德繼之以修

辭立其誠禮言尊德性而繼之以道問學同意季文
子三思則思其所未然者也曾子之三省則省其所
已然者也傳曰君子三省乎身則智明而行無過此
之謂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
為大曾子三省其身可謂善守身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敬則無所苟信則無所誕節用則不傷財愛人則不
害民使民以時則不奪其力蓋不能敬事則不能立

信不能節用則無以愛人故言敬事而繼之以信言節用而繼之以愛人成王誥康叔以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則敬事而信所謂敬典也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所謂裕民也示之以敬則民不慢示之以信則民不疑示之以愛則民不離然後從而使之且使之也又以時人孰以為厲己哉言人又言民者人有十等民則特其賤者而已愛則兼乎貴賤故言人使之則特其賤者故言民詩曰宜民宜人傳曰和其

民人與此同意周官縣師質人朝士所謂人民則異
於是矣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禮記曰封周公于曲
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者革車千乘自百里言之
地方七百里兼附庸言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
入則孝於父凡出則弟於長上庸行之謹庸言之信
汎愛衆而有容親仁而有擇凡此尊德性者也尊德

性而後可以道問學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蓋弓調然後可以求中馬服然後可以求良士信慤然後可以求智能若夫不知出此而以學文為先此古人所以譏其聖讀庸行鳳鳴鷙翰也禮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彼善而我善之謂之善善彼賢而我賢之謂之賢賢

易色智也事父母能竭其力孝也事君能致其身忠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信也有是四者則其質美矣故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由是觀之朽木糞土之質雖博學多聞君子謂之未學可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蓋重足以畏人而不詘於人足以役物而不役於物不詘於人故

有威不役於物故學固昔顔氏子視聽言動無非禮則重矣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則固矣莊子云中無主則不正外無正則不行主忠信則有主於內無友不如已則有正於外也重以固其學友以輔其德可謂善學矣然過而憚改則不足以成君子之道故終之以過則勿憚改也易之要終於補過之无咎孔子之憂終於不善不能改與此意同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孝經曰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慎終者也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追遠者也於終慎之則生可知於遠追之則近可知此民德所以歸厚矣詩序有云民德歸厚一者一者民之行厚者民之性則民性即民德歸厚一者以行齊行也民德歸厚者以性化性也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豈非以性化性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

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禮曰温良者仁之本又曰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則温良恭儉讓者仁與禮而已仁者愛人愛人則人常愛之有禮者敬人敬人則人常敬之此夫子之至於是邦必聞其政也然夫子之道其體無方其用無體豈特温良恭儉讓而已哉葢釋其所有而致人之所以來者如斯而已若夫哀公季康子問之於

魯景公問之於齊葉公問之於楚凡此皆未嘗求之而彼自以其政來問則夫子之所求求諸己而已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觀其志將以承之也父沒觀其行將以行之也三年無改過乎此而改之可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孔子以為難能謂其過三年而不改故也禮曰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是故父母之所愛愛之父母之所敬敬之至於犬馬盡然況於人乎此孝子所以改父之道不忍為也然父之道為可行也雖終身無改可也以為不可行也三年無改可乎曰古之人君有三年之喪皆以其國聽於冢宰雖父之道為不可行吾猶不與改也彼魯隱公於其可改而不改以至成先公之邪志秦襄公於其不可改而改之以至忘先君之舉皆不足以語此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敬者禮之體和者禮之用一之於敬則離故用和爲貴一之於和則流故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非小大由之者也然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曰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傳曰敬與和相反而相成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言必信則遠義行太巽則遠禮君子無遠義之信然

後言可復無遠禮之恭然後遠恥辱晉文公伐原退舍則言可復尾生之信非可復也孔子敬所不敬則遠恥辱陳賈之恭非遠恥辱也恥由中出辱自外至論語有言恥而不及辱此兼言之者以其恭近禮而待己待人之道備故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不因人而人因之其德崇德崇則人之所宗也莫之因而因人者其德卑德卑非人之所宗也雖然因人

而不失其所親則所聞者正言所見者正行亦可宗
也易比之初六擇有孚者比之所謂因不失其親也
終來有它吉所謂亦可宗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
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不以小體害大體敏於事而慎
於言不以所言勝所為此資諸己者也就有道而正
焉資諸人者也古之有道者所飽在德不在食所安

在仁不在居進其莪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屋若廣厦之蔭終身自適不知榮辱之在我也在彼也君子以飽食安居為戒此學者所宜知也易曰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行則所行者也事則所為者也言君子敏於事又言君子欲敏於行則敏於行成德之君子也敏於事務學之君子也傳曰行成而先事成而後

子貢曰貧而無謟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諂失之卑驕失之亢二者非本於自然而常出於或使故貧而諂不若無諂富而驕不若無驕然無諂則能守而已未若樂無驕則能恭而已未若好禮此所以有其質者不可不成之以學也治骨與角謂之切磋治玉與石謂之琢磨切磋則以彼利器修此而成

器故譬之道學琢磨則以謂見不善改此而成善故譬之自修道學所謂見賢思齊者也自修所謂見不賢而内自省也自切磋至於琢磨然後器可用自道學至於自修然後道可成故先切磋後琢磨先道學後自修也禮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荀卿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葢别而言之切磋非自修琢磨非道學合而言之皆學問而已此以富而無驕未若好禮以好禮然後不驕何也無驕者質

也好禮者文也美質者待文而後成故無驕未若好禮非美質者待文而後治故好禮而後不驕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人之於已知不為益不知不為損故不患不知以在外故也已之於人知則為智不知則為不智故患不知人以在我故也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亦此意歟

為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天運無窮三光迭耀其中正而不移者北辰而已故天之樞則北辰爲政者取譬焉北者道之復於無無者無爲者也辰者居中而正乎四時者也無爲而正乎四時則無爲而無不爲矣爲政以德亦若此也蓋政以德然後善以正然後行書曰德惟善政政以德然後善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以正而後行也孔子之時爲政者不然故譬稱以明之家語曰德

者政之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無邪者天之道思無邪者人之道詩言性情而束之於法度其言雖多一言可以蔽之者思無邪而已觀變風變雅作於王道陵夷之後猶止乎禮義則詩之思無邪者於此可見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揚子曰多聞守之以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說約故也然說約者猶事乎善言為詩者不說

則忘言矣蓋言者君子所以教人忘言者君子所以自處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之以政則非以德道之以德非無政也齊之以刑則非有禮齊之以禮非無刑也民免而無恥禮所謂民有遯心也有恥且格禮所謂民有格心也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則道之以政

以至於民免而無恥者覿刑則亂也道之以德以至於有恥且格者覿德則純也書云帝德罔愆繼之以不犯于有司此道之以德而有恥且格者也傳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此道之以政民免而無恥者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志學至立為學日益而窮理者也不惑至耳順為道

日損而盡性者也然心不踰矩損之又損而至於命者也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則十五志于學興於詩而可與共學者也三十而立立於禮而可與立者也成於樂而可與權者也惟七十從心然後能之耳然耳順則用耳而已非所謂視聽不用耳目從心則有心而已非所謂廢心而用形孔子之言不及是者姑以與人同也孔子嘗曰吾六

十有九未聞大道則七十從心者聞大道故也莊子曰莊猖狂妄行自蹈乎大方則不踰者也蹈大方故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四子問孝夫子告懿子以無違教之以不失禮也告武伯以父母唯其疾之憂教之以不辱親也告子游以不敬何别教之以敬親也告子夏以色難教之以愛親也其問則同而告之不同凡各救其失而已謚法曰温柔賢善曰懿剛强直理曰武温柔賢善則於

禮有所不立故教之以不失禮剛强直理則於行有所不慎故教之以不辱親子游之性近於偷懦則或失於不敬故教之以敬子夏之性近於悅外則或失於不愛故教之以愛不失禮則易而不辱親難不辱親則易而敬親難敬親則易而愛親難故於色然後言難也禮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亦此意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回也不愚

道無問問無應故無始以無窮謂之不知為深黃帝以無為謂之不知為真此孔子以顏回之如愚為不愚皆所以貴其不知之知不言之言也回於孔子則如愚於其私則不愚者道相通者可以意會而道相遠者必以言傳也老子曰我若愚人兮又曰盛德容貌若愚顏子其近之矣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

哉

所以其所行為者也所由其所趨向者也所安其所安止者也見之之謂視達視之謂觀詳視之謂察其所由難知於所以而非視所能盡故觀所安難知於所由而非觀所能悉故察顔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所以也願無伐善無施勞其所由也三月不違陋巷不改其所安也古之觀人者其精或致於九德其粗或止於九驗或觀之眸子或得之眉睫其所觀雖

殊要不過是三者而已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温故則月無忘其所能知新則日知其所亡如此則學不厭矣學不厭然後誨不倦故曰可以為師蓋師者人之模範而學者之賢不肖係焉故記問之學不足為而小知之師不足貴惟温故而知新者然後可也記曰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又曰能博喻然後能為師非夫温故而知

新者孰與此哉然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與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者有間矣

子曰君子不器

大道不器故君子亦不器君子之道能柔能剛能圓能方流之斯為川塞之斯為淵升則雲行潛則雨施豈滯於一隅適於一用而為人之所器者若夫子貢之瑚璉管仲之器小則於君子有所不足此聖人所以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顏子之言孔子瞻前忽

後則孔子之道固不器矣子貢譬之以宫牆豈為知孔子者哉揚子曰君子不械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則凡言者風波也為者實喪也又況言浮於行者哉此孔子所以告子貢以先行而後言也禮曰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忠信者善周復故周阿黨者多缺露故比君子忠信

而已故周而不比小人阿黨而已故比而不周大凡言君子道全小人道缺者此也書言自周有終詩云行歸于周周爰咨諏皆君子之道也詩曰洽比其鄰皆小人之道也然周亦有小人之周比亦有君子之比左傳曰是為比周原思曰比周而友小人之周也易之顯比周官比閭君子之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思由中出學自外入學而不思則內無自得之明故

不信而罔思而不學則外無多識之益故不安而殆
子曰博學之慎思之荀子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
之揚雄曰學以聚之思以精之是思以學而後得學
以思而後精二者詎其可偏廢乎哉蓋罔者不信之
器相沿失誤而詩有羅罝之喻此不思所以謂之罔
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天下之物有本有末本出於一端立於兩出於一則

為同立於兩則為異故凡非先王之教者皆曰異端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以有可觀故有攻之者以其致遠恐泥故斯害也已董仲舒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進此之謂知本者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由於德則鮮知於正名則不知於人未能事而欲事鬼於生未能知而欲知死則其以不知為知蓋不少

矣孔子所以誨之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外不自以誣内不自以欺則以不知為知者非誣且欺乎老子之言至於知不知孔子之言止於知之為知之老子所言者道孔子所言者教也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言出於所聞行出於所見言以宣道故極高明行以行己故道中庸言極高明則寡口過故於人則寡尤

行道中庸則寡怨惡故於己則寡悔如此則有得禄之理故曰禄在其中詩人以履為禄與此意同蓋君子求己小人求人修天爵以要人爵求諸人者也子張學干禄則學求諸人孔子語之以言行求諸己而已孔子於回則賢之於開則悦之於點則與之皆以其有志於學而無志於仕也子張之學干禄豈孔子之所許哉於富多言求於禄多言干蓋求富則有通於上下禄者僅干於上而已合而言之皆干者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自道言之賢者非在所尚自事言之賢者不得不舉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争莊子曰舉賢則民相軋自道言之也莊子曰行事尚賢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自事言之也孔子之答哀公則事而已故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蓋民情好直而醜枉舉枉錯諸直則拂民之欲而民莫不怨舉直錯諸枉則適民之願而

民莫不服詩云樂彼之園園有樹檀其下維穀以言上賢而下不肖則人莫不服而樂焉此舉直錯枉民服之意也孔子謂樊遲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不特民服而已告哀公不及此者即其所問而荅之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敬則不苟忠則不欺勸則不戒敬忠由中出勸自外

入故康子之問先敬忠而後勸孝子道也慈父道也孝以率之則民觀而化慈以懷之則民感而化故忠舉善而列之以爵祿教不能而引之以道藝故勸禮曰孝以事君慈以使衆此孝慈所以使民致忠之道也書曰人之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繼之以是彝是訓此舉善而教不能所以致勸之道也臨之以莊禮也孝慈仁也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有是三者則民不待使而化康子

不知出此而欲使之化焉豈知務哉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或人知爲政而不知所以爲政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故夫子告以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也孝之施於政也愛敬而已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刑于四海則孝之施于政也豈不難哉蓋愛敬立則雖不爲政而與孝同愛敬不立則雖爲政而與不爲

政同揚子曰身立則敬立此之謂也然廣土衆民雖非君子之所樂而亦其所欲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雖非君子之所性而亦其所樂孔子之不為政豈得已哉以其難為或人言故告不及此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信之在人猶輗軏之在車人而無信雖仁義禮智而不可行車而無輗軏雖輪轅輻輳而不可運此太玄

所以言車無輗軏以貴信也行以立為體立以行為用民無信不立者體也人無信其何以行之哉用也易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體用之辨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道之生也以三而成其變也以三而復故在天有陰

有陽有陰陽之中在人有文有質有文質之中天之消息盈虛雖不同不過三者之相代而已人之因革損益雖不一不過三者之相救而已此所以由周至於十世由十世至於百世可知也今夫一人之身布指足以知寸布手足以知尺舒肘足以知尋天下之變若此而已則百世之因革損益其難知哉或問秦以繼周不待夏禮而治揚子對以繼周者如欲太平舍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此之謂也董仲舒以忠質文為

三代之道是離忠質以為二而不知忠者乃所以為質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祀不貴淫神不享諂周官太宰八則祭祀以馭其神太祝命官則淫祀之禁尚矣世衰法弛淫祀滋盛其大至於五時其小及於爰居以至正祀廢則夭昏傷命者不為不多凡此皆謂之罪也漢谷永譏無福之祀魏文帝禁非禮之祭可謂知禮矣

見義不為無勇也

不見義而不為君子恕之以不知見義不為君子責之以無勇曾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是見不義不可以必為而見義不可不為也春秋之時叔段有不弟之惡鄭伯可制而不制黎侯有狄人之患衛侯可救而不救田常有弑君之罪魯侯可討而不討凡此見義不為無勇也

論語全解卷一

論語全解卷二

宋 陳祥道 撰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天下無道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僭大夫夫大夫不僭諸侯而僭天子陪臣不僭大夫而僭諸侯大

夫之僭天子季氏之八佾是也陪臣之僭諸侯陽貨之執國命是也樂之八音所以擬八風也佾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以其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此天子所以八佾也季氏之舞八佾則是樂於是大壞而民將無所措手足焉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夫八者數也佾者名也禮樂之所嚴在名與數而大夫且僭之是忍其所不可忍則非仁也以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之辭施於三家之堂則又非智也

八佾季氏之所獨雍徹三家之所同故於八佾言季氏於雍徹言三家歌者貴聲於上舞則動容於下故於雍徹言堂於八佾言庭禮記明堂位祭統皆言干戚舞大武八佾舞大夏公羊則曰八佾舞大武誤矣周禮樂師凡國之小事帥學士而歌徹蓋歌雍也雍歌於禘又用以徹與鹿鳴歌於燕羣臣又用於鄉飲酒同意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周官掌禮樂以春官以明禮樂以仁而立也孟子言

仁之實而言禮樂以仁為本也蓋禮者仁之文樂者仁之聲有仁之實然後能興禮樂苟非其人禮樂豈虛行哉故顔子不違仁而孔子告以復禮與韶樂季氏之不仁罪其八佾與旅泰山也記曰惟君子為能知樂孔子曰仁者制禮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儉戚出於天之性奢易出於性之欲天之性質而不

文性之欲薄而不厚二者皆非中道故聖人為禮以節之使之歸縮於中然後無過不及矣周道之衰趨末者衆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告以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正末以本而使之正矯枉以直而使之中也孔子於禮樂則欲從先進於為邦則欲乘殷輅服周冕亦此意歟林放問禮之本與堯之為君孔子皆曰大哉蓋禮之本禮之大者則天為君之大者故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禮義存則雖無君而與有君同禮義亡則雖有君而與無君等賈誼曰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細民向善大臣至順故臥赤子於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此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節莫差於僭僭莫大於祭故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泰山之神可祭於季氏乎此於明以瀆禮於幽以瀆神非冉有不能救神豈能説耶夫子故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君子無所不遜於仁則不遜君子無所爭於射則爭君子之射有德以詔之有禮以節之有罰以戒之定

其位則有物課其功則有算勝者袒決張弓而揖不勝者不勝者脫拾弛弓而飲於勝者則求勝者非求服人而害之也將以養之也上求中者非求中而怨之也將以辭養也養之則德辭養則禮君子之事如此投壺之禮當飲者跪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與此同意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
倩盼質也有倩盼然後可文之以禮素質也有素質
然後可文之以繪詩人近取諸身以明義孔子遠取
諸物以明詩此所以始可與言詩也始可與言詩則
前此未可與言也蓋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
故音者宮立而五音行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和矣色
者白立而五色成矣安有無其質而有文哉昔人有
反裘而負芻者將以愛其毛而已然不知裏弊而毛

無所傅是知其文而不知其質者也有以南山之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角然不知括而羽之鏃而礪之然後為能深入是知其質而不知其文者也知夫文質兼尚而不失先後之施者其惟忠信學禮之人而已然子貢因禮以明詩子夏因詩而悟禮孔子皆曰始可與言詩矣於賜不言起予於商言之者起予之言生於不足故也孔子以回為非助我而以商為起予則其賢可知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先王之於二代欲其人足證故修其禮物孔子之時不修賢德以傳之孔子所以傷之也中庸於杞言不足徵於宋言有宋存焉蓋亦彼善於此而已觀春秋瓦屋之會尊宋公於齊侯之上杞之來朝則卑之以

子爵則禮物之存不存可知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或問禘之説子曰不知也知其説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禘之為祭其文煩而難行其義多而難知難行也故自灌而往者多失於不敬難知也故知其説者之於天下如指掌此孔子所以於禘既灌不欲觀之於禘之説則曰不知也夫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其粗雖寓於形名度數其精則在於性命道德明其義者君也

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然則魯之君臣其不能全也可知矣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祭如在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事亡如事存也吾不與祭如不祭此所以禘自既灌不欲觀之也孔子於祭則受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故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奥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易曰匪其彭无咎則不媚奧而媚竈者非孔子之與為也其見所不見敬所不敬姑以遠害而已在昔漢馮野王之於石顯蕭望之之於霍光汲黯之於田蚡猶且不媚而況不為三子者乎彼商鞅附景監朱博附丁傅谷永附王鳳其趨炎附勢凡若是者不可勝數則其所存者可知矣春秋傳獲器用曰得得人曰獲則得者獲之易獲者得之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天寒積而成暑非一日制作積小而備大非一代也周禮率為之制曲為之防上有格於皇天下有極於狸蟲則文之郁郁可知矣孔子所以欲從之也中庸亦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然弊不可以不救變不可以不通故有從先進之說則吾從周者為後世言也從先進者為當世言也孔子筮得賁卦其色愀然與從先進同意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則太廟其周公之廟歟每事問此所謂在宗廟便便言唯謹爾者也而或者因以孔子為不知禮夫又安知孔子所謂知禮者何以易此哉傳曰禮之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孔子之於禮非不知也然而於每事問者葢所謂信言慎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水有科以容其本斗有科以受其所酌凡物自為科彼此異焉蓋射之中在巧其至在力然一於力則所觀在力不在德矣故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周官以主皮在和與容之後射義以志正體直在持弓矢之先見射不尚力可知矣周道之衰射者皆爭於主皮若魯莊之不出正養由基之穿楊葉叔段之善射者蓋亦多矣故孔子以不主皮為古之道以救其弊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禮不在玉帛然非玉帛無以存其文樂不在鐘鼓然非鐘鼓無以存其聲告朔不在餼羊然非餼羊無以見其禮故愛羊非所以存其禮而愛禮不可以不存羊故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孟子告齊王以勿毀明堂亦此意也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十六年公不視朔蓋告朔告於廟視朔視其事則玉藻所謂聽朔是也玉藻以天

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蓋南門路門之外即治朝而曰南門之外者因閏月闔門言之也天子告朔於太廟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告朔聽朔一於太廟而已告朔必祭而祭必特牲祭則祭法所謂月祭是也特牲餼羊是也春秋言朝於廟禮記曰聽朔於太廟則兼於祖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希意導言謂之諂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孔子事君

盡禮而人以為諂疾固而人以為佞入太廟每事問而人以為不知禮擊磬於衛而人以為有心豈非所謂聖賢逆曳方正倒植者哉夫諂則過簡則不及孔子行禮於君人以為諂孟子行禮於朝人以為簡則方是之時無道者不可行禮有道者不得行禮此所以進退出入無所逃於過與不及之責也然觀世俗之說以堯舜為不德以周公為不仁智以章子為不孝其不見是也非特孔子已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之於臣不敢慢故使之以禮臣之於君不敢欺故事之以忠皇皇者華遣之以禮樂所謂禮也四牡不遑將母所謂忠也尚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昔豫氏曰范中行以衆人畜我我故以衆人視之智伯

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賈誼曰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君臣之道施報而已故先言君使臣以禮後言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后妃之求賢也既得則致其樂未得則致其哀關雎友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樂而不淫也求之以寤寐思之以反側哀而不傷也樂者樂也不淫色禮也哀者仁也不傷性義也樂而節之以禮仁而成之以義

此所以為后妃之德也詩先哀思而後樂論語與詩
序先樂而後哀思先哀思者事之序先樂者得后妃
之心作詩者叙其事說詩者逆其心其理然也關雎
樂而不淫豳勤而不怨季札以二南為勤而不怨以
豳為樂而不淫何也關雎樂而不淫后妃之德而已
勤而不怨則二南之事也豳勤而不怨則豳民之事
而已樂而不淫則豳國之風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

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民之所祈以遂其生者社之神也所治以致其利者野之性也觀野之所宜木則冀土所宜畿疆所定林木所出出於族類所從易見為難亂教民稼穡人事不戾乎神土性不病乎物觀其名社與野而符之是耳故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其意如此非若詩之柏舟喬松禮之贄栗所以託其意也而宰予

對哀公以戰栗解之宰我之對失之遠矣成事不說

遂事不諫此孔子罪宰我之言也既往不咎此孔子

恕宰我之言也成事不說言成哀公之事而不為之

說遂事不諫言遂哀公之事而不為之諫使之闕疑

而有問焉是勿成之也使之悟非而有改焉是非遂

之也且宰我之言社猶仲憲之言明器也曾子則非

仲憲孔子不咎宰我何也仲憲言於曾子非既往者

也宰我言於哀公則既往者也后以言繼體者也氏

以言人歸之也夏之所以有天下得之於君商周之所以有天下得之於人得之於君而嗣帝之位則繫於天道故曰后得之於人而天下歸仁故曰人詩皇皇后帝書上天神后是天道之繼體者謂之后禮記孟子皆曰仁者人也是人道之全者謂之人稱氏以明其嗣於上不稱氏以明其興於下此夏商周之别也春秋或書氏或書人以其凡繼世者皆氏凡微者皆人其稱氏與夏后同其稱人與商周異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於內則三歸於外則具官盈禮也非所謂儉塞門以自蔽反坫以禮賓僭禮也非所謂知禮此所以為小器也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老子言大方無隅而繼之以大器晚成則方者道德之

所在器者功業之所寓也大人之功業則大賢人之功業則小焉而已仲尼託迹於諸侯以規矩準繩自用此自治以治人正己而物正者也故謂之大器范氏曰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是也管仲不自治而治人不自正而正物烏得為大器哉孟子曰功烈如彼其卑是也魯之施伯以管仲為天下之大器管仲之器對魯臣而言則大對大人而言則小也禮記家語以大夫具官為僭豈讀論語而誤為之說乎

子曰中庸之為德民鮮能久矣禮記則以為不能期月守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禮記則以為龜筮猶不能知也其誤亦若此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凡樂之作始於一而成於三至於繹如也謂之一成反翕如也謂之一變凡樂之用始於一而止於九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以

作動物不能翕如也以作繹如也以成則夫遠近幽深其孰能感之哉學者不至於從則不足以語道作樂不至於從則不足以語樂繹如也以成不至於從作樂而至於從者也所欲不踰矩不至於從學道而至於從者也樂之作也其患在於不相通協值不相通值不相協應而翕如也相協而不睽相值而不失樂之從也其患在於雜而不純混而不明而純皦如也則不亂顧不美哉及夫世衰樂壞工師之徒或去

而不存於朝或存而不知乎樂摯適齊干適楚去而不存於朝者也孔子之所語者存而不知乎樂者也始言翕如而終言繹如者若此亦樂之粗而已若夫奏之以人合之以天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則始作翕如不足言也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鬼神守其幽星辰行其紀則從之純如皦如不足言也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則繹如不足言也孔子之語太師不及是者以

車馬不可以載㘓鐘鼓不可以樂鶢鶋故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世無以興乎道道無以興乎世故道之衰也斯足患今也世雖無以興乎道而夫子之道足以興乎世故其衰也不足患木鐸金口而木舌金口則義木舌則仁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之狥仁義之教於天下而

已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以其數則合矣考其時則可矣此封人所以言二三子無患於喪也彼不知孔子而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其可以語此哉然封人之知孔子者外也黨人之知孔子者內也外也故可以為木鐸內也故無所成名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天下無異道有異時聖人無異心有異迹故禮以堯

舜授受湯武征伐為時春秋傳以揖遜征誅其義一也然則韶盡美而武獨未盡善豈非美者在心與道未盡善者在時與迹歟葢充實之為美可欲之謂善武王之於紂欲遂其為臣而不得逃其為君而不能則其順民心行天罰者豈所欲哉觀賔牟賈以聲淫及商為非武者則武之非欲從此可知矣然樂者道之聲則有美與善道之至則無美與善故莊子有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美斯不善

矣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仁人之於里猶玉之於山珠之於淵玉在山則水潤珠生淵則厓不枯則里之有仁猶當知以為美里之有仁以為美則自擇而不知處仁者焉得為智乎此孟子所以言術不可不慎繼之以莫之禦而不仁是

不智也是是非非之謂智非是是非之謂愚不知仁之美而不能利仁其何以安哉不曰為仁而曰處仁者以仁者人之安宅也天下之廣居故也然則孔子言里仁為美以外況内也孟子言矢人以小況大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仁者不充詘於富貴故處樂如處約不隕穫於貧賤故處約如處樂不仁者非不可以處約不可以久處約非不可以處樂不可以長處樂孔子曰君子而不

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則不仁雖不足為君子亦未至於小人禮曰小人窮斯濫富斯驕則窮斯濫非特不可以久處約也富斯驕非特不可以長處樂也老子言天長地久言長生久視是長者必久久不必長也蓋處樂人之所易故言長處約人之所難故言久易言何可長何可久亦以長甚於久也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仁者盡性而靜故安仁知者窮理而動故利仁然窮

理而不已則至於盡性利仁而不已則至於安仁此中庸所以言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坤卦始於利貞終於安貞利仁與利貞同意莫非安仁也有聖人之安仁有君子之安仁堯之安仁聖人之安仁也仲山甫之安仁君子之安仁也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蓋上者安仁次者利仁又其次者强仁於此不及强仁者其言主於仁知故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道無喜怒而喜怒者道之過德無好惡而好惡者德之失失德而後仁則仁者不離好惡而能好惡者也蓋仁者誠足以盡性明足以盡理不牽於憎愛之私不惑於是非之似故所好非作好而天下之所同是所惡非作惡而天下之所同非此所謂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也黄帝之伐蚩尤任力牧舜之命九官去四凶不過如此彼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以

至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不仁可知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志於仁則未足乎仁無惡則可以為善苟志於仁者其善可知也蓋可欲之謂善可惡之謂惡所謂無惡者以其雖有過失不在所可惡也衛宣公之二子相爭而死不足以為孝而詩以為不瑕秦之三臣殉葬於君不足以為忠而詩以為良人以其苟志於仁無惡也故曰雖歸於惡志善則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富與貴人之所欲不以君子之道得之則不處以其有義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不以小人之道得之則不去以其有命也君子有可以得富貴之道以非得富貴之道而得之君子不以為榮小人有可以得貧賤之道以非得貧賤之道而得之君子不以為辱故非其義祿之以天下而伊尹不顧非其功位之以三旌

而屠羊不受簞瓢陋巷不足以病顔回桑樞甕牖不足以病原思凡此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者也彼以隋珠而彈雀舍靈龜而觀朶頤者豈足以知此哉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莊子曰不義則不生不仁則不成不成者實不成於内名不成於外也蓋名之非實君子之所恥沒世不稱君子之所疾此所以處仁而不去也成名則君子之事無所成名則是小人之事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人之情於行事之迹終食造次或忽於為仁後顛前
沛或不暇於為仁君子則不然無終食之間違仁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以其有終身之由而無須臾
之離也孔子之語顏回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為仁則造次顛沛必是者言視聽動
無非禮故也然則終食不違食之有祭是也顛沛必
於是林回棄璧負赤子而趨是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見善如不及好仁者也見不善如探湯惡不仁者也好仁者不求尚人而人無以尚之惡不仁者不使加我以横逆而已時人未能如此子故曰我未之見所以傷之也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所以勉之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然則一

曰為仁其能孰乎善誘之而已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君子之黨顯黨也小人之黨幽黨也君子之過過於厚小人之過過於薄過於厚則易辭過於薄則難辭觀過各於其黨則不以君子之過責小人不以小人之過待君子然後仁不仁可知也然必觀過然後知仁者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言知仁不言知不仁者君子樂道人之善惡言

人之惡患不知不仁故也其言毀譽而終之以如有所譽言君子小人而終之以溫而厲詩之瞻彼洛矣言賞善罰惡而終之以福祿其立言之意似與此同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不原始不足以知生之說不反終不足以知死之說學者期於知生死之說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道非獨以善吾生亦將以善吾死君子得道於已則知古今為一時生死為一貫又安往而不適哉古

人有言德人無累知命不憂又曰學不羡久生者此也孔子之門人若子貢之願有所息子路之問死皆不知生者也不知生則不可以知死豈所問者哉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莊子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此言聞道者以其非彼聞也自聞而已矣莊子嘗曰道不可致德不可致又曰致道忘心足者至各有所當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衣之所飾者外也食之所養者小也君子所飾在内不在外所養在大不在小食飲簞瓢不足以憂舜回鶉衣緼袍不足以恥由夏食無求飽孔子之謂好學服美于人康王期之以惡終夫豈溺於口腹之末而易吾之志哉蓋君子仁義飽於内不願人之膏粱令聞廣譽施諸身不願人之文繡以惡衣食爲恥者豈足與議此哉葢命厚而德薄衣食雖美不足以自矜德厚而命薄衣食雖惡不足以自愧也周官以本俗

安萬民而曰織宮室同衣服蓋周官所言者民而此所論者士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人之交也以勢則易絕以利則易散以故則或失其為故以親則或失其為親故君子之於人原以探其所為於卜筮以占其所為於元永貞是則比之非則違之無可也無不可也唯義所在而已易比之初六以陰比陽而有不自失之吉六三以陰比陰而有匪

人之傷商好與勝己者處孔子期之以日進賜好與不勝己者處孔子期之以日損以其所比義與不義故也傳曰善雖不吾與吾將强而納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去

子曰君子懐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有德以善俗有刑以逐惡君子樂得其道故懐之土則利我者也惠則施我者也小人樂得其欲故懐之治莫尚於德而刑次之利莫大於土而惠次之故先

懷德後懷刑先懷土後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利者外物也求在我所以寡欲也求在外所以多怨也所謂多怨者不怨己多怨乎人人亦怨乎己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遜以禮爲本禮以遜爲用孝經曰先之以敬勝而民不爭道之以禮讓而民和睦此禮遜爲國之先務也

禮曰禮之正國猶繩墨規矩又曰爲國不以禮猶無

耜而耕春秋以禮為幹荀卿以為國之命以禮之所
興衆之所治禮之所廢衆之所亂故也方周之興賤
者猶遜路季女猶循禮及其衰也貴者則鞠躍而孟
姜則犯禮由是觀之為國以禮遜其可已乎傳曰世
之治也君子尚能而遜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
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
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
是以上下無禮亂患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孔子

之言惟其救昏德之弊而已矣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外者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在我者也在外者不可必在我者可必此所以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也夫聲無遠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有車者必見其軾有衣者必見其敝則有可知之道而人有不知者乎此所以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莊子曰行修於内者無位而不怍不患無位之

謂也孟子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不患莫己知也彼未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與内不足而急於人知蓋反是矣然無位則莫己知也莫己用則不必莫己知莫己知者必莫己用故先言不患無位而繼之以不患莫己知也莊子有言曰德成之謂士所以立者德成之謂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忠所以進德而德不止於忠恕所以求仁而仁不止於恕則忠恕者以之為道則違道不遠以之為非道則非違道不遠語之以聖人之妙則未也孔子之道無不該也無不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其所見者然也由此推之則子貢言夫子溫良恭儉讓亦若是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從其大體而樂得其道其見聞服習無非義也故曰喻於義小人從其小體而樂得其欲其見聞服習無非利也故曰喻於利揚子曰衆人曰富貴夫子曰義此之謂也喻於義者利存於中喻於利者害在於中此君子所以兩得而小人所以兩失也雖然先王之時以義為利能使小人為君子故詩曰肅肅兎罝施于中林世俗日衰則以利勝義使君子為小人故詩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也

思所以求諸身省所以察諸己見賢思齊則能勉其所不能見不賢而内自省則能免其所不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禮曰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荀卿曰見善修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皆此意也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是則可憂此見賢思齊者也子貢曰紂

之不善不如是之甚是以君子惡居下流是見不賢而内自省者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諫無犯也又敬不違勿逆也勞而不怨勿怠也記曰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與此同義蓋諫者義也幾諫者仁也臣之於君猶貴於諷諫則子之於親其可以不幾諫乎然幾諫不從則至於孰諫孰諫不從則至於號泣而隨之幾諫者人子之心孰

諫者人子之所不得已此孔子所以特言幾諫也舜之怨君子所以為大孝小弁之怨君子以為親親益孝子非怨也非不怨也不失其為孝而已孔子則曰勞而不怨者以勞而怨非若舜與小弁之怨可比故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傳曰孝子曾參不一宿於外此所謂不遠遊也禮曰所遊必有常親老出不易方此所謂遊必有方也然

肇車牛遠賈用孝但遊必有方雖遠無害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所謂道者非謂無道也猶可遵行也葢父時事雖可遵行而時有當改者今父喪尚在三年之內於時雖當改而於心有不忍改亦孝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人子之於親也生而事之之日喜與懼半死而祭之之日哀與樂半李謹曰願為人兄而不願為人弟為

人兄者事親之日長爲人弟者事親之日短孝子之
心大抵然也此孝子之所以愛日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聖人縱口之所言横意之所行則無事於約賢者必
思而後言必擇而後動不可以不約故多聞闕疑慎
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此所謂
以約失之者鮮矣禮曰君子約言孟子曰孟施舍不

如曾子之守約孔子曰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為周廟銘曰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皆約之謂也言寡尤行寡悔又言失之者鮮蓋寡者必無之辭鮮者未必無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雍也仁而不佞此所謂訥於言而敏於行者若石奮石建周仁張叔則幾之而已班固之言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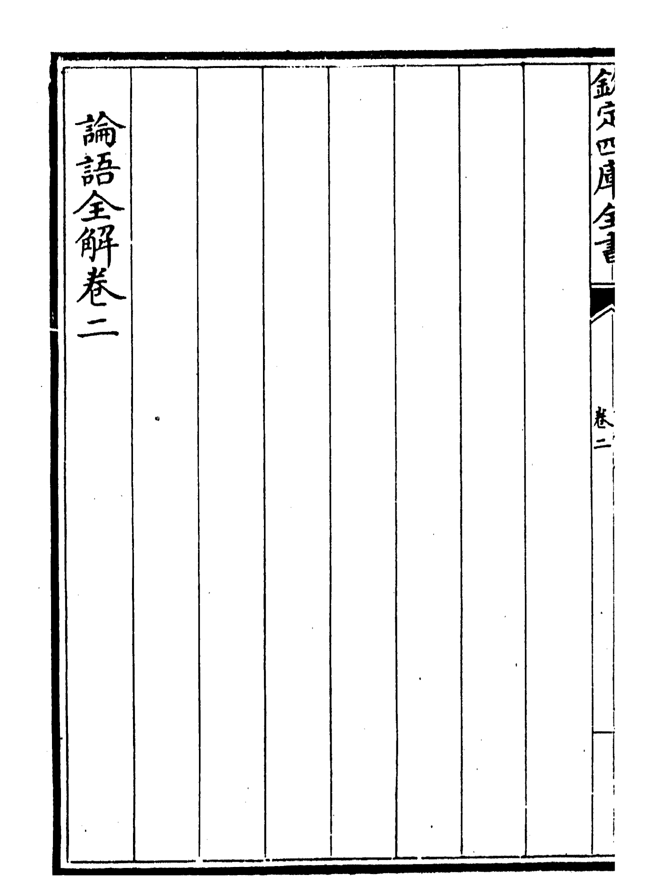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古人有言曰罷士無伍又曰善則有鄰則無德者孤有德者不孤也易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蓋敬以禮人義以宜人禮人者人必禮之宜人者人必宜之此德所以不孤也比卦言有孚盈缶終来有它吉中孚言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荀卿曰木蔭則鳥息醯酸則蚋聚此德不孤必有鄰之謂也古之有德其上足以格皇天而皇天輔之其幽足以通神明而神明享之而况於人乎此舜所以三徙成都大王之去邠民歸之

如市也雖然此特德而已若夫道則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則使人無保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疏夫人辱夫己故事君不欲數數則諂朋友不欲數數則瀆疑於諂者將以致忠而招辱疑於瀆者將以致親而適踈此孔子所以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善道無自辱焉禮曰事君量而後入則不數可知矣



論語全解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全解卷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沈以顯

謄録監生臣王鉽

論語全解卷三

宋 陳祥道 撰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冶長能為不可罪之行而不能必免於縲絏南容有保身之明而能必免於刑戮其賢固有間矣孔子

以己子妻長以兄子妻容處己子可薄處兄子不可不厚也孔子於疾病不禱周公於君之疾則金縢孝子於己則含赦緼絮於親則致滋美其意亦若是也傳曰君子為己不重為人不輕為人且不輕況於君親乎聖人之妻人不必求其才德之備要其修身慎行不累其妻斯可也故於公冶長言雖在縲絏之中於南容言邦無道免於刑戮家語曰公冶長能忍恥南容世清不廢世濁不汙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不染自黑此不齊在魯所以取君子之名也故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不齊於君子有以父事者有以兄事者有以友事者此其所以取君子之名也家語言不齊之事其學益明骨月益親朋友益篤孔子嘿然謂之君子者此也孔子曰君子吾不得而見又言魯有君子與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同意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禮曰夏后氏四璉商六瑚朝廷之器也君子不器而子貢謂之瑚璉則不免於器也不免於器而猶為器之珍者方之君子則不足比之衆人則有餘然則不為人之所器者而後能器人為人之所器而器人則非人之所宜故子貢方人孔子非之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訥則近仁巧言則鮮仁給則奪仁故顏子之如愚冉雍之不佞孔子以為仁宰予之言語公西華之可與賓客言孔子不以為仁蓋仁者愛人愛人者常愛於人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不仁可知矣孔子謂雍可使南面為人君止於仁故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孔子於天下環車接淅席不暇煖於南子陽貨則見於佛肸公山則欲往嘗謂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則其汲汲於行道不為不至矣然所歷者七十二君一君無所任用以至伐木于宋削迹于衛圍于陳蔡欲避世也不可得矣於是有欲居夷浮海之說子路不知乎此而欲勇於必行故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以其能勇而不能怯非所以為成材也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

擊磬襄入於海范蠡之泛湖管寧之浮海亦乘桴之

意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

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

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

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

仁也

顏淵冉雍得聖人之具體者也具體則為聖人而足

以名仁故孔子與之仁由求與赤得聖人之一體者也一體則非成人而不足以名仁故孔子曰不知其仁有曰未知焉得仁者聖人知其為仁也不欲以不仁名之故曰不知其仁未知其為仁也特聞其忠清而已故曰未知焉得仁由於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則大夫而已求於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則陪臣而已然則千乘之國由也為之可使有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可使足民則皆諸侯

之事與此不同者三子所言者志也孔子所論者材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聖人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成知天地之終故能以微知明以一知萬豈特聞一知十哉蓋道之所在有方有隅有上有下聞一知十者知方而

已此顔回所以下於聖人聞一知二則不過告往知來而已此賜所以下於回也賜雖下於回與詩所謂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莊周所謂識其一不識其二者異矣孔子嘗以賜為士君子以回為明君子蓋士則上達故可以知二明則殆於幾故可以知十也聖人之與人常與其自知而不與其自是子貢不敢於自是而知其弗如故夫子與之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

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良工能雕木而不能雕既朽之木朽者能杇牆而不能杇糞土之牆聖人能教人而不能變不美之質蓋質幹在於自然華藻在於人事所有不可耀所無不可强凡在因之而已此宰予之寢孔子所以不誅也蓋宰予足於言而不足於行故嘗欲短三年之喪與田常之作亂短喪則不仁與亂則不智則其質之不

美可知矣質之不美雖不舍晝夜以學先王之道孔子猶且不與則晝寢之過何所責哉春秋責備賢者而畧於不賢亦此意也孔子嘗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故於宰予則改之此所謂於予與改是也且君子於人也不逆詐不億不信故始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及宰予之不信然後以決之疑焉疑之所生因彼而已孔子之門人若求之自畫賜之願息其不能自勉非特宰予而已孔子於

賜求則教之於宰予則何誅者以其質不同故也傳

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剛本乎性慾出乎情慾不能無求不能無求則不能無撓也故曰棖也慾焉得剛君子之於慾也寡之使不勝窒之使不行其固不為物傾其完不為物虧此老子所謂自勝者强揚子所謂勝私之克者也又奚適不剛哉湯之奏勇其來乃自於不邇聲色文王之

赫怒其來乃自於無然歆羨子路之不求所以能全勇之名孟子之不動心所以能全至剛之氣此皆以直養而無害者也蓋慾之不行則難矣而未仁剛之於仁則近矣而未至慾不行然後能剛能剛然後近仁則欲仁不可不剛欲剛不可以有慾也然陽處父并植於晉不可謂之無慾而人以為剛趙文子生不交利可謂之無慾而人不以為剛者文子之剛也內處父之剛也外君子所貴剛於內而已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孔子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又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謂吾亦欲無加諸人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而且敬則我無加諸人矣然橫逆有時而至亦所不免也蓋我無加諸人則易人無加諸我則難子貢不能匿人之過其於是之易者猶或未能況其

難者乎故曰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道出而致廣大則為文章入而極高明則為性與天道子貢得其言故於文章可得而聞未得其所以言故於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性在我者也未嘗不在天天道在天者也未嘗不在我禮曰天命之謂性是在我者未嘗不在天也孟子曰聖人之於

天道是在天者未嘗不在我也顏子殆庶幾者也故
於言無所不悅子貢非殆庶幾者也故於其言不可
得聞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顏子是也中士聞
道若存若亡子貢是也孟子之言性善自其離於道
言之孔子之言性自其渾於道言之故孟子之言雖
告子有所聞孔子之言雖子貢有所不得聞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聞之患不得學既

學之患不得行子路勇於必行其患又過於此故有聞未行唯恐有聞而行之不逮也孔子於其無宿諾則美之於其兼人則抑之美之所以長其善抑之所以救其失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

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才也文之所施不一故古之為謚者多謂之文孔子謂敏而好學所以聚之也不恥下問所以辨之也好學則資諸己下問則資諸人此所以謂之文也然此可以為文而已其於文王周公之文固有間矣

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産遜不失禮所謂行己也恭事君無二心苟利社

稷死生以之所謂事上也敬濟人以乘輿殖民以田疇所謂養民也惠擇能使之所謂使民也義行己恭然後移之於君則敬養民惠然後使民則義得其序也君子之道固多矣子産有是四者而已四者之中尤長於惠故又命之以惠人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交患於不久久患其不敬晏平仲久而敬之此所以為賢大夫𮖼平仲之與越石父交延而賓之久敬可

知矣此曾子所以言晏子可謂知禮詩之故舊不遺周官之敬故皆久而敬之之謂也彼耳餘之凶終蕭朱之隙末其於平仲之交不亦遠乎此林回喻之以甘醴桓譚譬之以闤闠朱穆所以有比周之論劉峻所以有五交之歎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冀多良馬天下命良馬者因謂之驥瀘水之黑天下命黑者因謂之盧蔡之出龜天下命龜者皆謂之蔡

漆雕憑曰臧氏有守龜曰蔡文仲三年為一兆臧氏之居蔡始於文仲故也禮曰諸侯以龜為寶家不寶龜山節藻梲文仲之居蔡有僭於天子之廟飾非所謂知而夫子非之曰何如其知也管仲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與此同也古之作服者繪山於衣所以象仁之靜繡藻於裳所以象德之潔侯伯之章猶不及山大夫之章猶不及藻又況可施於文仲之節梲乎孔子於文仲言不知於武仲言知則文仲之於武仲

固有間矣顔淵閔二者孰賢子曰武仲賢哉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進退在君不在已故三仕三已無喜愠之色此忠於

君者也待人以誠不以欺故舊政必告此忠於人者也不顧千乗之富不恤大夫之位無崔子之亂則就之有崔子之亂則違之此清其身者也忠足以盡己未足以成己清足以避亂未足以救亂故皆曰未知焉得仁比干之忠伯夷之清孔子皆以為仁何耶比干之忠所以戒萬世之為君伯夷之清所以戒萬世之為臣其所忠清與二子同其所以忠清與二子異令尹子文之無喜慍蓋出於或使公孫敖之無喜慍

則出於自然出於自然猶孟子之言不動心也出於

或使猶告子之不動心也傳曰卿違從大夫之位又

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蓋大夫去其位曰違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文子於國則忠於家則儉其逐紀太子以不忠孝責

韓穿以非信義内無衣帛之妾外無食粟之馬金玉

非所藏寶器非所重魯君以為社稷之臣而存亡之

所係則其所舉固寡過矣然猶三思而後行故孔子

言再斯可矣古之人其謹身有至於三省其慎言有至於三復則三思而後行不為過矣蓋有文子之質再斯可矣無文子之質非三思則不可孔子於三思則抑之於率爾而對則責之因人而為之教也文子嘗曰備豫不虞三思可知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君子之仕也邦有道其言足以興邦無道其默足以

容故坤之六三居下卦之上則曰知光大六四居二陰之間則曰括囊卷阿之什則曰来游来歌抑之章則曰靡哲不愚武子邦有道則知無道則愚蓋得諸此而過之者也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而已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亦如矢而已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懷而已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曾子曰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為難能也然則不可及者其難能之謂歟顔子之如愚甯

武子之愚有以異乎曰如愚可也不可及不可也不可及非中道也此顔甯之愚所以不同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狂者能為而不能已其成章也失之過簡者能畧而不能詳其成章也失之不及孔子在陳欲與中道者不可得故思魯之狂簡者裁之使歸於中也詩言有斐君子記言且其斐色則斐者文之散也東南為文

西南為章則章者文之成也此言狂簡孟子言狂狷者簡言其所學狷言其所守所守在行故以狷言之所學在言行故以簡言之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求在外者不可必故放於利而行所以多怨求諸已者可必故求仁得仁怨是用希蓋仁人不藏怒不宿怨則所謂舊惡者在彼而已我何加損焉此所以不念也怨是用希則不能無怨又曰何怨者以怨出於

不怨雖曰無怨可也回不思舊怨雍不録舊罪孔子皆與之亦求仁得仁之謂與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君子之於天下外不可失人以存己内不可失己以為人與其失己以為人孰若不為人以存己高之乞醯為人可也為己則非直也强無以為有非安命者也今夫君子之於言知則為知不知為不知内不以自誣外不以欺人言尚如此况於行乎此高之所以

不足取也洪範之三德平康正直臯陶之九德直而温詩曰邦之司直易曰直其正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三代直道而行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道之所貴直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巧言令色足恭非務本者也不足於仁匿怨而友其人非質直者也不足於義故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聖人之於人有所異亦有其所同其得地而君之則與伯夷伊尹同用舍行藏則與顔回同則其所恥與左丘明同也宜矣

顔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重財輕義人之常情子路願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義者之志也謙則不伐善愛則不施

勞顏回願無伐善無施勞仁者之志也老幼安懷於己者恕也朋友信於己者忠也孔子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志也賢人之志則入而成己聖人之志則出而成物以輕裘肥馬敝而無憾所以成己之義伐善施勞之不為所以成己之仁老幼之所安懷朋友之所信然後成物之道盡充子路之義然後至於顏子之仁充顏子之仁然後至於孔子之聖蓋物足以累己非學者之道也言侍則先顏子

言志則先子路豈子路之對亦率爾乎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

陰陽有時而慝日月有時而食川谷有時而竭天地之大猶且不免於過況於人乎要在改過而已改過始於見過不見其過而不知自訟者君子所不責見其過而不自訟者君子必責之蓋見其過而不自訟非好學爲已者也孔子之教將無所施焉故曰已矣乎昔申徒嘉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

過以不當存者寡則自狀者不知自訟自訟者斯不自狀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忠信則德性能尊尊德性而道問學則廣大可致高明可極其亦何所不至哉時人之德性如孔子者蓋有之矣然不如孔子之好學此所以愚益愚聖益聖也孔子嘗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孔子固

樂矣而言好學何也葢好之者不必樂樂之者必不不好孔子於道則樂於學則好故曰樂以忘憂又言好古敏以求之也顏淵之好學而不改其樂殆庶幾於此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孔子於冉求則曰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於子路則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於仲弓則可使南面是冉求可以仕大夫而亦可以仕諸侯子路可以仕諸侯而亦可以為諸侯仲弓可以為諸侯矣語之以王者之佐則未也惟顔子可以當之仲弓問伯子孔子答之以其人可也然失之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蓋人主執要則百事詳叢脞則百事隳則簡者先王之所尚也

然內之所居者敬外之所行者簡則在下者有所從內之所居者簡外之所行者亦簡則在下者無所從子桑所為無乃太簡而孔子以雍之言為然則其行可使南面矣在易之坤言君子敬以直內繼之以不習无不利敬以直內居敬也不習无不利行簡也春秋時有公孫子桑意伯子即其人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思屬土怒屬水水可以勝土故怒可以勝思不遷怒

則犯而不校者也不貳過則知不善未嘗復行者也

蓋能懲忿然後能不遷怒能窒慾然後能不貳過不

遷怒不貳過則能修性矣故孔子謂之好學然不遷

怒則所怒以類而已未至於出怒不怒不貳過則无

祇悔而已未至於敦復无悔此所以止於殆庶幾也

列子之論死生則曰由生而亡不幸也揚子之論壽

則曰人以其仁顔子之短命雖曰不幸然以其仁則

無害其爲壽也葢不遷怒不貳過盡性也不改其樂知命也顏子未至五十而知天命葢知命必以五十者非若謂五十而猶不知天命則不可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釡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可以與可以無與無與可也與傷惠可以取可以無

取無取可也取傷廉子華之富非可多與也多與則為傷惠原思之宰非可無取也取之則非傷廉此孔子所以不許冉有之請而止原思之辭也昔人有歸四布君子不以為廉有以賻布頒兄弟之貧者君子以為善則不歸四布義也頒兄弟仁也孔子止思之辭是亦仁義而已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卿大夫之子不脩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之子非不

賤也能修禮義則可進為大夫然愚知貴賤其可以類言哉故孔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大可以祀天小可以祀廟孔子獨以山川為言者蓋諸侯之禮得祭山川之在境内者而仲弓之才可使南面故以山川言之周官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陰祀陽祀各以其色牲毛之然山川之祀不特以騂以騂舉其盛者而已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仁在天則為尊爵在人則為安宅其為器重而舉者莫能勝其為道遠而行者莫能至以顔子之不違仁猶不過三月而已則夫人之為仁不亦難乎孔子之於回蓋其所試者然也其後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則其不違也蓋將終身焉不特三月而已其餘則日月至焉者所謂不能期月守也由求之徒孔子皆曰不知其仁以此而已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

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能勇而不能怯果也聞一知二達也可以足民藝也
果幾於義達與藝幾於智為政使人器之而已故雖
才之不備而有可施於政者皆所不棄也然達而不
果不足以有行果而不藝不足以有能三者雖不同
然皆可以從政猶樝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康子誠能兼用之則魯國不亦庶幾乎然此具臣而

已語以大臣之事則末也三者之序藝不及果果不及達此先果後達者即康子所問而告之也夫才者言之實言者才之文善於言語者必善於政事善於政事者未必善於言語則其政事可知矣是亦不在政事之列無害其可使從政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也善雖不吾

與吾將強而為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去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強而去可也家語有子騫為費宰問政之事則子騫為費宰矣蓋子騫不願為費宰者志也終為費宰者不得已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由生而生者常也由生而死者不幸也由死而生者幸也顏淵之死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伯牛有疾孔

子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皆以其由生而亡者也揚子曰命不可避者也顔氏之子冉氏之孫以其無避也此所謂順受其正也禮曰始反而亡焉失之矣則死與亡固不同孔子於顔子曰死於冉牛曰亡者以死對亡則異通言之則一也死矣者已然之辭亡之者未然之辭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天下之所重君子之所輕天下之所憂君子之所樂故衣朱懷金不能重顔子之輕簞瓢陋巷不能憂顔子之樂此所以明明在上百官牛羊舜也闇闇在下畎畒簞瓢亦舜也然則回之樂人樂也子之樂以忘憂天樂也人樂者能樂而樂也天樂者又無能樂也始終言賢哉回也與泰伯篇禹無間然章易其唯聖人乎皆兩稱之同意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今女畫
志有餘而力不足中道廢者也力有餘而志不足自畫者也中道而廢者君子之所惜自畫者君子之所惡求之畫而自以為力不足則其不智甚矣揚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則勤而不已者無所不至惰而自畫者無所能至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孟子言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皆自畫之謂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古之儒者一而已矣周官儒以道得民則凡以非道得民者皆非儒也後世澆漓而道術將爲天下裂於是有君子之儒有小人之儒君子之儒惟務本小人之儒在趨末子夏之爲己止於文學其爲人止於洒埽應對進退此趨末者也故孔子戒之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荀卿言有俗儒有雅儒有大儒揚子又言有真儒真儒以性言大儒以業言雅儒似君子

俗儒似小人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則賢者百福之宗神明之主而爲政者其可以不得之乎子賤之治單父其於賢也有以父事者有以兄事者有以友事者而孔子歎美之則子游爲宰而問之以得人固其所也滅明行不由徑無邪也非公不至無私也羔羊之正

直如是而已此家語所以言滅明公正無私也荀卿曰出於其門入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滅明之謂也傳曰滅明有君子之容而不勝其貌者責賢者備故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書於矜言能於伐言功能在内者也功在外者也自伐則喪厥功自矜則喪其能伐譬則賊也矜譬則殘

也故老子於自伐言無功自矜言不長而已春秋之時師敗而奔惟恐其不全在師而有功者惟恐其不彰之反於齊之戰也殿軍而不奔策馬而不進人之所難也故夫子取之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佞則不美美則不佞矣天下有道悅美而惡佞天下無道悅佞而惡美故曰不有鮀佞與朝美難免今世

矣春秋所謂宋公子朝非孔子所謂宋朝者也夫子於治宗廟則取之於佞則非之非之者直拒之所以立本取之者節取之所以趨時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人之啓處雖不同所出者戶而已萬物散殊雖不一所由者道而已衆人無異於萬物則由之而不知君子異於衆人則由而知之蓋戶者出入之所自者也此言由道故云誰能出不由戶揚子言學道故云惡

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非君子之所在故曠於禮而不知文史則官書之所繫故專於文而不知本二者皆非中道而已俗之好質者則曰質而已何以文為好文者則以文滅質以博溺心此孔子所以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孔子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彬彬之謂也彬從林質也從彡文也揚子曰華無實

則史實無華則野華實副則禮又曰事勝辭則史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然君子之彬彬豈特施於禮樂間哉野非君子所尚而孔子欲從先進者姑以救弊云耳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君子以由生而生為常以由生而亡為不幸小人以由死而死為常由死而生為幸人之生也直由生而生也罔之生也幸而免由死而生也蓋直本有生之

道雖不幸而死君子以為猶生冏原有死之道雖幸
而免君子以為猶死是以回牛之死不足謂之夭盜
跖之永不足謂之壽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之者為學日益而窮理者也興於詩者能之好之
者為道日損而盡性者也立於禮者能之樂之者損
之又損而將以至於命者也成於樂者能之表記之
言仁强仁不若利仁利仁不若安仁中庸之言明善

不若誠善誠善不若至誠亦若此而已莫非知也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有困而知之聖人則生而知之賢人則學而知之下於賢人則困而知之莫非好也有好之淺者有好之深者就有道而正焉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其淺者也顏子之好學孔子之好古此其深者也莫非樂也有人樂有天樂顏子不改其樂人樂也孔子樂以忘憂天樂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天下有均善之性無均美之才故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可以語上者也中士聞道若有若亡可以語上下者也下士聞道大笑之不可以語上者也中人以上譬則火也其性趨上中人以下譬則水也其性趨下於其趨上也而語之以下則不仁於其趨下也而語之以上則不智故孔子之於門人不以語回者告由不以語由者告求凡皆因其材而已此所謂不陵節

而施之者也人之生雖參差不齊其大致不過此三品而已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務民之利而害在其中焉務民之利非特其利不可以必得也失義而得害然則務民之義孔子以為知不亦宜乎有己之義有民之義仕則不稼佃則不漁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觴酒豆肉則辭而受惡衽

席之上辭而坐下朝廷之位辭而就賤同爵則尚齒同齒則尚長若此之類所謂己之義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壯者代老少者事長窮乏相周患難相救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若此之類所謂民之義也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樊遲好利務為鬼神之事者也聖人欲其務己之義則教之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知己之務然後可以率民則教之曰務民之義以義為務則不失矣敬鬼神而遠之者敬則致生之

遠則致死之也凡此所謂知也其為器重舉之莫能勝其為道遠行之莫能至言之則訒為之則難凡此所謂仁也問知一也一告之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又告之以知人問仁一也一告之以先難而後獲又告之以愛人與夫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何也義敬與獲在已者也知人愛人在彼者也務其在已者然後能其在彼事之序也智之敬則敬鬼神而遠仁之敬則居處執事恭敬而已無所不敬也其與人

忠不特愛之而已問仁則先難而後獲問崇德則先事後得者對事而言故曰得對難而言故曰獲而得兼於事者也故於崇德言先事仁愛人者也故於仁言先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應物而利之者水也附而育焉者山也知者樂水故動仁者樂山故靜是動則利仁者也靜則安仁者也

動則見理故樂靜則得性故壽然動者非不靜也靜者非不動也知者非不壽也然知者之壽不若仁者之盛仁者壽則樂不足以言之也哀公問曰知者壽而孔子對之以人有三死飲食不節勞逸過度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誣其君嗜慾無厭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强兵共殺之知士仁人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欲得壽焉何不可乎是知者亦非不壽也樂水樂山言其情動靜言其用樂壽言其功益

惟有情斯有用有用斯有功辭之序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春秋之時成霸功者莫如齊秉周禮者莫如魯由齊之尚功而變之則至於魯由魯之好禮而變之則至於王道齊譬則召南也魯譬則周南也道譬則雅也由魯變而至於道則無齊魯之異政由周變而至於雅則無周召之殊猶之百川至海知有海而不知有百川四時成歲知有歲而不知有四時也文王能變

周召以至於雅孔子未能變齊魯以至於道孔子欲變齊魯以歸於道孟子欲逃楊墨以歸於儒則孔子之時異於文王之時孟子之時又有異於孔子之時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有觚之實然後有觚之名有觚之名而無觚之實則觚不觚矣尚得謂之觚哉詩有南箕北斗之喻揚子雲有象龍之論凡皆譏其有名無實者也孔子之時

實不稱名者多矣故其歎如此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君子以誠待物而不逆詐故可欺以明燭理而無所蔽故不可罔蓋欺者以僞為真罔者以無為有以僞為真則有可信之端以無為有則直罔於人而已故象之僞喜舜不疑其僞校人之烹魚子產不疑其不舍是以有可信之端也故齊以朱為啓明堯以為嚚

訟共工以驩兜為有功堯以為靜言庸違是直罔於人者也宰我問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可逝也不可陷也故井無人可欺也不可罔也故知井無人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博學於文則無不該約之以禮則有所執無不該則所知者詳有所執則所趨者中斯亦可以弗畔矣畔

者有見乎四旁之地弗畔則趨中可知矣約之以禮可以弗畔則成於樂者斯不畔矣此所謂一貫也顔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回於道亦可云弗畔矣故稱其殆庶幾揚子稱其未達一間耳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易以大有遏惡揚善為命以否之内小人外君子為匪人然則君子小人進退消長皆天命也君子之於

天命知之故能畏之畏之故能順之君子見所不見順天命也順天者存而逆之天所厭故於子路不悅而矢以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然則孔子之於公山弗擾子路不悅而告之以人事於此告之以天命者蓋見南子者在天不在己也之公山弗擾者在己不在天也夫子之見南子與睽之初六同意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莫非德也有高明之至德有中庸之至德莊子至德

之世高明之至德也周禮之至德為道本中庸之至德也禮曰中者天下之大本莊子曰庸者用也用者通也則中者至德之體庸者至德之用也君子以高明者人之所難勉中庸者人之所易行故不以其所難勉者強之使行而以其所易行者同之於民將人人能之夫所謂民鮮久矣由上失其道非一日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非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足以博施濟衆非以百姓
之心為心不足以安百姓博施濟衆修己以安百姓
者天下之至難堯舜者天下之至聖以天下之至聖
猶病天下之至難則下於堯舜者其可易言哉書曰
安民則惠惟帝其難之老子曰多異必多難是以聖
人猶難之皆此意也素問曰神用無方謂之聖惟無
方故所施者博而所濟者衆若仁則有方矣又曰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蓋立則不廢達則不窮自立自達而忘乎人則入乎楊而非所謂兼愛立人達人而忘乎己則入乎墨而非所謂自愛故欲立欲達者仁之自愛也立人達人者仁之兼愛也傳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此之謂也彼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富者豈知此哉

論語全解卷三